



★ 巨匠丛书 ★

亨利·米勒全集

7

现代文艺出版社

宇宙的眼睛

潘晓松/译

眼睛



字

宙的

眼睛

潘晓松/译



石油01118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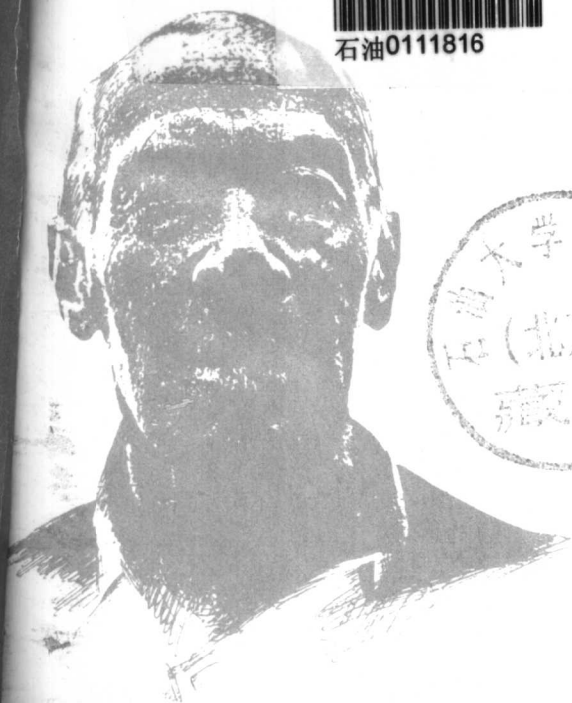


☆ 巨匠丛书 ☆

亨利·米勒全集

7

时代文艺出版社



“巨匠丛书”第二部
亨利·米勒全集之七
宇宙的眼睛

· YU ZHOU DE YAN JING

全球中文版权所有©—1995. 时代文艺出版社

The Tim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本书版权由美国亨利·米勒产业集团通过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确认
THE COSMOLOGICAL EYE

Copyright © —1995. The Estate of Henry Miller — All right reserved.

作 者:[美]亨利·米勒

译 者:潘晓松

责任编辑:安春海

封面设计:张 迅

版式设计:林小林

责任校对:穆季金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社址: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开本: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9.625

插页:5

版次:1995年11月第一版

金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邮编:130022

字数:220千

印数:8000册

印次:199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7-5387-0942-8/I·899

定价:17.00元

“巨匠丛书”编辑出版 委员会名单

主 任：许华应

副主任：许 翔 郭俊峰 金钟鸣 逢春耕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牟玉清 刘明涛 许华应 许 翔

安春海 李绮阁 张正贵 林晓林

金钟鸣 逢春耕 郭俊峰

策 划：安春海

译者序

1934年岁尾，《北回归线》出版后，亨利·米勒来到巴黎的一家销售该书的书店，想看看自己著作的公众反应如何。女店主在与米勒交谈之后，发现面前站着的正是作者本人，于是有了如下评语：“你看上去并不那么淫秽啊。”

的确，米勒作品新引起的争议与他作品里无处不在的“我”往往不仅使人忽略了他对二十世纪文学的巨大贡献，而且还使他自己的形象弄得模糊不清。在《宇宙的眼睛》里（见《麦克斯》），他还写下了另一个小插曲：也是在巴黎蒙巴那斯地区的一家书店，也是个女店主。米勒对她说自己就是《北回归线》的作者，女店主看他那身寒酸的打扮不太相信。接着，米勒对她说，这书其实不该在这种书店（从文里的描写看，这是一家成人书店）卖的，写的并不是那种事情。女店主对此毫无反应。我想米勒此时的心情一定是无可奈何甚或是悲哀的。他几乎逢人便解释《北回归线》的严肃性，力图让人们理解其创作用意。在《宇宙的眼睛》里，另有一篇文字（见《第耶普——纽黑文途中》）收进一个小故事：米勒向两个英国口岸入境办事员解释《北回归线》是怎样的一本书。这段对话很象一幅对牛

谈琴图，兹录如下：

“只有一本书，”我说：“叫《北回归线》。”（该书字面直译双关语可作《癌的热带》——译者）

听到这个他差点跳起来。……最后，他控制了一下情绪，用最富讽刺挖苦的口气道：“米勒先生，你不会跟我说你也写医书吧？”

……

“《北回归线》，”我严肃而缓慢地回道：“不是医书。”

“那么，是什么书呢？”他俩同时问道。

“书名，”我回道：“是个象征性的书名。课本上写的北回归线是赤道上方的一个温带。在赤道下面是南回归线，那是南温带。当然，这本书与气候条件没关系，除非说是一种精神气候。癌这个名字一直令我好奇：在黄道带核心学问里你也能找到它。它的词源是Chancre，是螃蟹的意思。在中国，这是个很重要的象征物。……当然，我的书也不是专谈这个的。我的书是一本小说，或者说是自传。……”

我想，米勒在《宇宙的眼睛》里的一篇文章里说这番话，大概不只是说给入境办事员听的，应该听的也许还包括自命不凡的文学批评家们和审查老爷们。言外之意或许还有：这些人并不比入境办事员高明多少。

1933年7月，米勒在写给女知音阿娜依斯·宁的信中说道：“你说我也是个理想主义者。是的！我是怀着复仇心情的理想主义者。我要的东西太多太多，得知我的野心、我的梦想无从实现，我只能用一无所有来满足自己。”①在《宇宙的眼睛》里

① 注：见《亨利·米勒致阿娜依斯·宁书信》1965年纽约普南版108页。

(见《和平！真是好极了！》)，这种愿望也得到了强烈的反映：“坦率地说，我所要的比任何人能给的要多。我要所有的东西！……我知道这不合情理，但我就是这么想的。”

假如有兴趣翻一翻米勒致宁的书信，我们会找到许多交织在一起的人物、事件和作者的灵感、发现。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米勒主要作品的内容。散文特写集《麦克斯和白血球》便是主要作品之一，其中《麦克斯》这篇较长的人物特写就收入了《宇宙的眼睛》。米勒的主要作品和思想是在巴黎的岁月形成的。

虽然米勒在巴黎的生存环境有时比在美国时更糟，但他却感到了一种自由的新生命的呼唤。米勒第一阶段的生活是在一次大战前后的美国。这一时期的生活对米勒来讲是阴晦而痛苦的，他后期作品大多反映了这段经历。在《宇宙的眼睛》里，后几篇文字也数次折射这段生活的影子，尤其是他梦魂萦绕的纽约布鲁克林桥，他所熟悉的无轨电车、所熟悉的街道和大大小小的旅馆商店。他总也忘不了在父亲的裁缝店工作的那些日子（见本书《裁缝店》篇）。1909年，米勒十八岁那年，他在纽约的一家水泥公司找到第一份差事。从此一直到1920年，他做过多种在纽约和西海岸没人做的短工。随后的四年里，米勒在一家纽约电报公司较稳定地干了四年。1924年，他辞去工作，“决心不再为任何人干活，要绝对成为自己的主人。”这一年也是他第一次婚姻的结束之年。第一任妻子是位钢琴教师，他们是1917年结的婚，1918年曾生下一个女儿。离婚的当年，他与舞女兼木偶魔术师琼·爱迪丝·史密斯又结良缘。琼是个活泼的美人，在九年里一直是米勒激情的核心。米勒曾对友人说，假如让他在艺术和琼之间作一选择的话，他会选择后者。他们在布鲁克林地区一起度过了艰难困苦的生活。1928年，米勒和琼在欧洲旅行了一年。1930年，由于对欧洲生活的眷恋，米勒再

度赴欧，琼则留在了纽约，打算日后再去陪他。

米勒在巴黎算是生存了下来。他和琼共同的朋友阿·佩勒斯当时在《芝加哥论坛报》巴黎版编辑部工作。老朋友相见，知道米勒生活潦倒又没工作，于是悄悄把他带进自己的旅馆住处。另有一位当律师的朋友白天在银行工作，晚上去过波希米亚式的夜生活。1930年整个冬天，他把房子借给米勒居住。其他一些朋友也不时地帮他一把，或一顿饭，或些许法朗（当时一法朗只值四美分），或一件衣服一双鞋。有时，朋友也帮他找点零活，其中较体面的工作是当英语教师和代人捉刀写文章。在三十年代初期，巴黎到处都是难民和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代替了富有的游客。“共同的需要把我们聚集到一起，只有倒霉的人能理解这种撮合，并真实地评估这种撮合。”米勒不仅仅是说了如上泛泛的话，而且把当时的社会情况如实生动地反映在了《宇宙的眼睛》里。上述现象在其中多篇文字里都能找到。

1930年，没有人知道作家亨利·米勒。

美国流亡巴黎的文学家塞缪尔·普南曾说：“亨利·米勒刚来蒙巴那斯时我们对他并不了解。”他后来在回忆录《巴黎是我们的情人》中写道：“很少有人怀疑他有兴趣写作，但他写的的确太少。”其实，当时米勒已尝试写作近二十年。他自己后来谈说：成为一个作家对我来说并非易事。

米勒想用笔表达情感的愿望可以追溯到1912年，当时他二十一岁，在父亲的裁缝店（见本书《裁缝店》）作临时工。其间（到1922年）十年，除了给报纸投的稿外，并未见任何作品发表。1922年，米勒写了篇七万五千字的小说《折断的翅膀》，该作从未出版。1924年，他决心以创作为职业。他自己后来回忆：直到1934年，我写的东西才得到发表。当然，那些他自己认为不重要的作品还是印成过铅字的。如《黑与白》出现于1924年

纽约杂志《危机》上，是用笔名瓦伦丁·涅汀发表的。这是米勒先祖的名字，这位先祖生于1850年，为逃兵役从德国移民美国。

当1930年米勒来到巴黎时，他随身带了一部手稿《疯狂的公鸡》（又译《狂魔》）。这本书也从未出版。此时，上面提到的塞缪尔·普南开始用英语编辑一本季刊《新评论》。这本杂志的1931年夏季号发表了米勒写的一篇关于超现实主义电影《金色的年代》的评论，这篇评论后来收进了我们眼前这本《宇宙的眼睛》。

1931年春天，米勒的第二任妻子琼来到巴黎。可是，不久就对米勒的放浪生活厌倦了，也不再欣赏他的工作，于是又回到了纽约。1932年1月，朋友佩勒斯为他在《芝加哥论坛报》巴黎版编辑部找到了一份校对的差事，月薪一千二百法朗（约四十五美元）。同时，他搬到克里奇与佩勒斯同住的一个公寓。这是他在巴黎的第一个长久住址。《宇宙的眼睛》里的那篇《第耶普——纽黑文途中》对这间公寓和克里奇发生的与妻子的再度告别有较细的描述。也在这一时期，他写了一个小册子《劳伦斯的世界》（见本书所选的其中一章）。宁当时也在研究劳伦斯，著有《关于劳伦斯的非专业研究》（笔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误以为宁是《劳伦斯的世界》的作者）。米勒在《芝加哥论坛报》工作的时间并不长，生活状况仍未改善，幸亏宁时常接济他，使他不至于沮丧。《北回归线》1934年由奥列别斯出版社出版后，他继续从事殚精竭虑的《劳伦斯的世界》之写作。我们在《宇宙的眼睛》里读到片章的这一小册子成了一部“里程碑似的手稿”，成了一家“思想的屠宰坊”。这一时期，他还作了大量笔记，为日后的创作准备了素材。在《宇宙的眼睛》里，我们从《裁缝店》和《雅伯沃尔·克朗斯塔》等篇的文字中可以找到这

些素材的成果。

1935年2月2日，米勒开始与迈克尔·弗兰柯尔通信讨论“哈姆莱特”问题（见本书《关于哈姆莱特的通信》）。这是米勒与弗兰柯尔在一家小咖啡馆里开始的讨论，始于1930年；后以书信的形式持续讨论了三年，其间弗在欧洲北美各地旅行。其实米勒的讨论对象远远超出了哈姆莱特，他涉及了诸多问题，表达了自己对艺术的种种看法。弗后来在墨西哥和波多黎各发表了这部分通信，足有两卷之多。1937年1月，米勒写完了自己未竟的英国之行的故事《第耶普——纽黑文途中》（见本书同题篇章）。这篇故事的自传成份很浓，里面涉及了他第二次婚姻的结束及在《芝加哥论坛报》工作的始末。1937年9月，劳伦斯·杜勒尔应米勒之邀来到巴黎商量出版一套小丛书的事情。米勒的《麦克斯和白血球》（见本书《麦克斯》篇）即其中之一种。阿娜依斯·宁的散文诗《乱伦之家》于1936年出版，米勒从中得到灵感，把它编成了一部有声电影剧本（见本书《电影剧本》篇）。1939年7月，米勒结束了欧洲流亡生涯，那年他已快步入五十岁。

《宇宙的眼睛》从写作形式上讲是一部杂著。说它“杂”并不是内容上杂，而是所收的文字属于多种类型如论文、特写、随感和电影脚本等。其实，《宇宙的眼睛》的内容和所包含的思想与《北回归线》等主要著作并无二致，甚至可以成为它们的脚注。米勒在小说形式中不宜铺陈的思想，在此得到淋漓畅快的“渲泄”。这样说，并不是讲本书不注重艺术形式；米勒在人物特写乃至正儿八经的论文里都不忘使用他的超现实主义手法，尽管他极力反对不恰当地使用这个武器（见本书《致各地超现实主义者的一封公开信》）。

《宇宙的眼睛》由美国新方向出版社于1939年出版。本书

的译本所据的底本为1945年英国伦敦诗丛版。该版本虽缺一篇出版说明，但其工人的排版工作还是认真的，并未因米勒笔触的“超现实”而误植文字；从这一点来讲，米勒比乔依斯幸运得多，本译者也比《尤利西斯》的译者幸运得多。

感谢时代文艺出版社安春海同志为组稿编辑付出的辛勤，感谢外文所张晓强热心的怂恿并提供底本的帮助，感谢我自己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这一“工程”。

一九九五年一月·北京

目 录

译者序·····	(1)
和平！真是好极了！·····	(1)
麦克斯·····	(7)
金色的年代·····	(39)
《心醉神迷》断想·····	(52)
电影剧本·····	(61)
死亡的宇宙·····	(86)
雅伯沃尔·克朗斯塔·····	(110)
致各地超现实主义者的公开信·····	(124)
第耶普——纽黑文途中·····	(163)
关于哈姆莱特的通信·····	(188)
走入夜生活·····	(199)
星星的生命·····	(221)
裁缝店·····	(239)
闪光的馅饼·····	(275)
布鲁克林桥·····	(282)
自传·····	(291)

和平！真是好极了！

直到几天前的一个夜晚，我才猛然意识到自我离开故土后生活发生了什么。当时我正招待一位来法国访问的美国作家，他已好久没来了。像来探望我的所有同胞一样，他很自然地问起我为什么在此地呆了这么久（我已在法国住了七年）。我感觉用言语来回答他是没有用的。于是，我请他上街随便走走。我们从盖特路拐角出发，与之交叉的缅因大道是我们曾经小坐的地方。我带他走过欧斯路来到夏多路，然后经过蒙巴那斯车站后边的铁路桥，顺着巴斯德大街来到布列托路，走进面朝一片废墟的一家小咖啡馆。我们默默地静坐良久。这种静默在巴黎夜晚的街上随处可见。也许这静默本身便足以回答他向我提的问题。在美国的大城市里很难找到这种静默。

不管怎么说，我在这街道上漫步并非出于偶然的机。和我的朋友穿过这些空旷的街道令我想起在巴黎最初度过的日子。我的新生活是在凡夫斯路真正开始的。身无分文，没有朋友，语言又不通；夜复一夜，我带着失望和痛楚漫步街头。这些街道对我来讲就是一切，在大城市里失落的每一个人都会有同感。现在又与我的同胞漫步街头，我暗自庆幸在巴黎之景的背后开始了我的生活，权当是吧。假如像某些人想象的我过着波希米亚式的生活，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波希米亚式的生活！

想想这是多奇怪的字眼！其实那生活没有多少波希米亚色彩。不管怎么说，重要的是在凡夫斯路我有底了。无论喜欢与否，我都得为自己创造新生活。况且，我感受到的这种新生活是属于我自己的，绝对属于我自己；我可以利用它，也可以摧毁它，完全取决于我。在这种生活里我就是上帝；像上帝一样，我对自己的命运无可无不可；我就是存在的一切，何须着急？

就像脱离太阳重新开始新的生命的事物一样，我感到我脱离了美国。一旦分离就有了新的运行轨道，而且义无反顾。对我来讲，太阳已经不复存在，我自己已变成炽热的太阳。像宇宙中一切太阳一样，我必须自身滋养自己。我用宇宙的词汇来说话，是因为对我来讲似乎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说是真正活着。几年前，当我还有所谓希望的时候，我的想法恰与此相反，所以我要反其道而思之。希望是一件坏东西；希望意味着你不是你想要成为的那种人；希望意味着你的一部分已经死去，假如不是整个死去的话；希望意味着你耽于幻想。我应该说，希望是一种精神上的拍打。

在这种内心变化出现之前，我常以为我们生活在极其艰难的时代。像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曾认为我们的时代是最糟糕的时代。对那些仍说“我们的时代”的人来讲，无疑仍然很糟糕。至于我自己嘛，我早已将人们品评的岁月扔一边儿去了。对我来说，这都是灰濛濛的一股延续的巨大的时间流，无始无终。是的，所有时代都是糟糕的，永远是糟糕的，除非人能变得具有免疫力，成为上帝。既然我已成为上帝，我总要干得彻底。我对世界的命运完全无所谓，我有我自己的世界和我个人的命运。我不作保留，也不作妥协。我接受，我存在，仅此而已。

也许，这就是每当坐在打字机前我总会脸朝东方的原因吧。从不回头看肩后的事物。我所走的轨道使我偏离给过我生命的

死去的太阳越来越远。一次我面临一种选择：要么仍旧当那死东西的卫星；要么创造我自己的新世界，拥有我自己的卫星。我作了选择。既作了选择就无从静然不动了。一个人要么变得越来越活跃，要么变得越来越枯死。动小手术是没有用的，换血也无济于事。一个新人是全新材料制成的，是整个心换了才有的，外带体内的每一个细胞。心脏不换注定是要失败的。假如你会推理，就知道我们的时代为什么总是糟糕的了。因为，心不换就不可能有意志。意志的表现也许会有伴之以剧烈的举动（战争、革命等等），但那不会改变时代。事实上，万物是越变越糟了。

多少个世纪以来，只有少数几个人跟我想法一样。他们是真正明白为什么一切时代都永远糟糕的人。通过奇特的生活方式，他们证明这个可悲的“事实”是源自人类的幻想。不过，显然没有人理解他们。本来就应该如此。假如我们要过创造性的生活，就绝对应该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想象一种可以修补的生活方式不啻是以为宇宙是个大抽水马桶。期待他人做我们自己做不了的事情乃是真的相信奇迹存在，那些上帝都不曾梦想的奇迹。现存的整个社会政治的计划都是疯狂的，因为这些计划的基础是代人生活。真正的人不需要政府、法律，不需要道德伦理准则，更不需要战舰、警棍、高能轰炸机之类的东西。当然，真正的人很难找到，但只有这种人值得一提。有什么必要谈垃圾样的东西？正是人类的大多数、群氓和所谓人民创造了永恒的糟糕时代。世界只是我们自身的一面镜子。如果世界令你呕吐，我的孩子，那你就吐吧，因为你看着的是你自己的使人恶心的样子。

有时，作家似乎有些乖张，他们专找支离破碎的年代，搜寻扭曲搁浅的一切事物，以此为乐。也许艺术家正是宇宙失衡

不整的人格体现。或许这足以解释为什么中立国家（斯堪的纳维亚诸国、荷兰、瑞士）几无艺术出现，而正在发生剧烈的社会政治变动的国家（俄国、德国、意大利）的艺术产品却有不容忽视的价值，然而，无论是几无的艺术还是糟糕的艺术，都应该得到理解；艺术只是创造，是真实生活的替代品。只有一种艺术一经我们实践，就会毁灭通常所说的“艺术”。我写的每一行字都使我从自身抹去“艺术家”这个词儿。每一行文字不是谋杀便是自杀，我不愿给他人希望，也不愿给他人鼓舞。假如我们知道受到了鼓舞意味着什么，就不会再去鼓舞他人。我们只愿简单地生存。就这样我们既不鼓舞他人也不相互帮助；我们只注重冷漠的正义，对我自己来说，我连讨厌的冷漠正义都不要；我要么要热心的磁性，要么要绝对的忽视。坦率地说，我所要的比任何人能给的要多。我要所有的东西！我要所有的东西，要么什么也不要。我知道这不合情理，但我就是这么想的。

在法国好吗？真是好极了。妙不可言。对我来说是妙不可言。因为，我知道这是世界上唯一可以让我继续干杀人自杀行当的地方，除非我去扣黄道带新地的门。对法国作家来讲，此地也许是糟糕的，不过我不是法国作家。我应当讨厌成为法国抑或德国抑或俄国抑或美国作家。当区域作家如同身在地狱。我是一个宇宙作家。当我打开话匣子的时候，我是向整个世界同时广播（如同圣父之声：和平！真是好极了！）。我行事总是从要害处下手。别人在我身上行事，也常令我感到妙极而且恰到好处，我深知此中滋味。那是我的脾性，我会因此得福，也会因此致祸。终于，我连宇宙作家也不屑于当了；我只做一个人。不过，首先有许多屠杀的事要做。

每一位有志于当一位好的法国作家（或糟的），或者当一位（或好或糟的）德国作家，或者当一位（或好或糟的）俄国作家；

我的意思是说，任何想给生病的同胞定期开药并靠此谋生的人，使历史滑稽剧得以延续的人，都是不让我们了解天堂或地狱的卑鄙的小人。他们置我们于永恒的炼狱，使我们欲生不能。在那里，大地以它为轴心，或者不时地更换轴心，那些家伙永远也不让我们接近保持平衡的长杆。当每个伟人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伴随而来的是巨大的背叛、仇恨、爱恋或厌恶。我们有种族、国家和宗教的叛徒，但我们还没培养出真正的叛徒——人类的叛徒，而我们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叛徒。我知道，出现这样叛徒的机会很少；我之所以提起，只是想告诉人们风是怎么吹动的。

如我所说，不管是天堂还是地狱，人总需要一个地方修养生息，直至到达他自己创造的天堂。自己创造的天堂是一个中间地带，这里不是人们所梦想的不愁衣食的乌托邦，而是人们带着超然的无所谓在轨道上翻滚的星际地带。但丁是欧洲出现的最好的灵魂图制图员，他所绘出的一切都一目了然，黑白分明。不过，既然他的时代不只属于欧洲，而属于整个宇宙，这就为人们带来了一个崭新的精神境界。人仍然是宇宙的中心，但已漫延得几使宇宙破裂——科学家事实上预言宇宙将要爆炸！人类自身实际上是隐形的。人造翅膀、人造眼睛帮不了什么忙，浮梯和干肉饼也无济于事。整个该死的宇宙得一砖一砖地拆开来，然后重建。每一粒原子都得重新安排。或许静坐着作深呼吸也强过用弹药相互残杀。因为，奇怪的是，清静无为，随遇而安，漫步深思，事情反而自己会好起来。一想到失去自己，我们不由得害怕起来。同时，我们最为担心的也是自由和自由的思想。自由是瑞士手表的高度精确和绝对无算计的结合。迄今为止，快乐的满不在乎是不存在的。当然，只有疯子梦想快乐的满不在乎，因此，我们仍旧疯狂不起来，却像虱子一样相互